

吾父吾家

宗 珮

我父親從小就是一個很用功的學生，父親生於清朝末年，慈禧太后攝政，那時科舉制度已告式微，成績好的學生大部份都研究科學。父親念中學時，每學期的成績都是名列前茅，不但國文好，英文數學也常是滿分，這些都是長輩們告訴我的。然而父親仍然對中國的固有文化孜孜不倦，抱有很大的希望。他常說，科學是殺人的利器，科學愈進步，人類就愈不太平，唯有我國的固有文化，才是最好的東西。當時我年輕無知，對父親的話不了解，心想大學上不是苟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的主張嗎？現在已進入太空原子時代，還有這樣的理想，實在太頑固，現在想起來，父親是很有道理的。

古廟書聲東洋學士

我父親是獨生子，九歲的時候祖母就去世，有一位姐姐，也就是我的姑母。姑母很賢淑，對父親十分照顧，十八歲就出嫁，後來廿多歲時，因難產不幸去世。所以父親的童年並不快樂。祖父開了一間雜貨店，又續弦娶了一位繼母，對父親又不十分親切，所幸祖父與曾祖母對父親都十分寵愛，祖父開了一間雜貨店，範圍不算大，父親年輕時經常在店中幫忙，因為家境清寒，祖父將

希望全寄託在父親身上，父親拼命苦讀，家中人多，地方小，又要做生意，所以父親經常是住在店旁的一座古老的廟中讀書，環境幽靜，深夜不眠。早上五點鐘就起床，先寫字然後朗誦經史，聲如宏鐘。鏗鏘有節，直到年老時都是如此。據說夏天廟裏的蚊子很多，因為是一座古廟，常常使父親不能安心讀書，父親就買了一個蠟子，將雙腳放在蠟子中，繼續夜讀，效果就好得多了。正如古人的鑒壁偷光，囊螢夜讀的境況是差不多的，由這些事實證明，貧苦的人，照樣可以成功，只要有志氣有恆心，必能戰勝困境，父親於二十多歲時畢業於如皋師範，其後並至日本習法律，回國後在江蘇法政大學教書。

夜課朗誦陶然自得

父親在年輕時就生得一表人才，得到鄉里諸賢的重視。抗戰期間逃避日本人的迫害，父親在鄉間常教我們讀各種古典文學的書籍，四個哥哥和我，還有一個妹妹。每天都要讀四書古文觀止。唐詩國策左傳父親也間或教一些。父親當時剛好是五十歲的年紀，身體十分健壯，每天早上吃完早餐後，各人都要聚集在方桌的四週，聽父親講解，我還記得當時父親的神情，左手放在桌上，

右手指着書上的文句。搖晃着身體，眼睛時開時閉，一副陶然自得的樣子，十分有趣。講解完畢後，又用審美的讀法從頭至尾大聲而帶有韻味的聲音讀一遍，每天都有背誦，所以幾個哥哥的國學根底都很好。而我不太用功，因為年紀小的關係，不能領悟，常常大打瞌睡，有時就乘機走開，父親曾教我一些兒歌，如：

曹娥孝，尋父屍，淹死江中天下知。
花木蘭，替父親，男扮女裝去從軍。
謝道韞，能詠詩，她是一個女才子。

老漁翁，樸屋中，說唐虞，道古風等等。抗戰時期，父親常帶着一家人逃難，有時在鄉間，有時在小鎮，永無寧日，直到抗戰勝利，誰知又要逃共產黨。

父親於來台後，著有南溟雜稿共六大冊，形式方面有詩詞歌賦，內容方面則有個人的人生觀，對時局的憂慮與見解。

讀書與寫字的關係

父親閒暇時最愛寫字，不過有人說他是書法家他就有點不自在。因為書法不過是文學的附庸而已。他說一個人光寫字是寫不出好字來的，必

須讀書，與致好的時候再寫字。如果不讀書光寫字，豈不成了寫字匠，所以他並不喜歡人稱他書法家。江蘇的名人文學家李審言，評父親的文章「神致絕艱歸震川」黃君浩云：「唐宋八家中於歐曾爲近」這些評語和文章我將編輯起來出版，讓讀者們共同欣賞。

父親在年輕時，也有很多做官的機會，他可以當縣長及財政廳長，當時的省長韓國鈞先生（江蘇省主席）也是國學大師，對父親最爲賞識，但父親認爲做個學者對他更爲妥當，後來他又在家中辦了一個國學專科學校，教了廿多位學生，都是一時才俊，教了二三年因日本鬼子侵犯家鄉而告解散。所以說父親的風格於韓愈較爲接近，喜歡教學生，不愛做官，又似陶淵明，因爲他喜

歡種花吟詩喝酒不愛作官，個性憨直不阿。而具儉樸刻苦的習慣，可以媲美顏回，在困苦貧窮之中不改其樂。

觀漁廬和秦關鴻雪

父親除了教學生之外，還著了秦關鴻雪及觀漁廬文稿兩本詩文集，那時大約是四十歲的年紀，秦關鴻雪是寫陝西的風景，尤其華山寫的最多，當時父親擔任蔣委員長行營祕書之職，秦關鴻雪是一本五言七言詩集茲錄三首如后：

①玉泉

滾滾水奔流，跨石尋來處。
徑曲石填委，泉聲奪人語。

②谷口

乘輿入深谷，四望盡崖壁。
隔絕人間世，脩然萬慮寂。

③魚石

排空如鯨鯢，龐然具形跡。
來自飛魚領，本是山巔石。

觀漁廬文稿是以莊子濠上觀魚而命名，又因我家住在一條運河邊而得名，父親唯一的嗜好就是喝酒，每天中午總要喝二杯，

而且非常好客，如果有親朋好友或學生來時非拉著喝個痛快不可。

父親來台後已經是六十高齡了，但身體十分健壯。

父親任教於師大，住的地方只配了一間房、臥室、會客室兼廚房，有時一面寫作，一面會客，一面燒菜，常把菜燒焦了。不過據他說味道不壞，吃得津津有味。真是修養到家，其實那時來台以後的數年，他已積了不少錢，很多朋友都勸他買棟房子享享福，他總是搖搖頭，不以爲然，大有匈奴未滅何以爲家的痛苦，他將他所積的錢，全都存入銀行，借給國家用，與國家共存亡，由此可見父親是極爲愛國而不求享受的人。

斗室之中高朋滿座

父親在他斗室中完成了不少的作品，例如南溟雜稿散文集共六本述篆字帖前後陽明山賦等，我很敬佩父親的堅忍刻苦的精神，如果換了另外的人，是過不下去的。

父親雖然是一間簡陋的斗室，經常是高朋滿座，使我不禁想起了劉禹錫的陋室銘：山不在高，有仙則名。水不在深，有龍則靈。斯是陋室，唯吾德馨……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，孔子曰：「何陋之有」。後來搬過幾次家已配到一棟較好的宿舍。

父親（宗孝忱先生）去世已一年多了，（於六十八年五月中旬去世）但是他恢宏的度量，熱忱服務的精神，宏揚固有文化的抱負，都是值得我們永遠效法的。

本文作者與父親宗孝忱教授合影。

